

一部特区生活的真实写照

想未来看过去



海南 那一年

黄海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海南，那一年

黄 海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再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南,那一年/黄海著

—北京;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1

ISBN 7—80094—822—6

I. 海…

II. 黄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60611 号

海南,那一年

黄海 著

*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5 字数 337 千字

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 册

书号:ISBN7—80094—822—6/I·459

定价:22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

联系: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:67704829

NAACG2/02

目 录

- 第一章 切莫再回头** (1)
——你说此去是吉多,还是凶多?当然是吉多。偌大的一个海南岛,还怕容不下一个小女子!
- 第二章 下决心就有办法** (26)
——她望着她:我想我一辈子也赚不到你那样多的钱。她神秘地笑笑:你刚来不了解,这里是最好赚钱的地方,特别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。
- 第三章 还有件事忘记告诉你** (51)
——她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。歌声是那么甜美,表情是那么动人。他见她如此妩媚,心猛烈跳动,笑眯眯地问:呵,什么好事呀?
- 第四章 迈开坚实的双腿** (86)
——一排白浪冲上沙滩,把他的两行脚印一下荡平了。他感到有些惆怅,但转念一想,要往前走,就不能为丢失脚印而心碎;要奔向明天,就不能为告别昨天而流泪。

第五章 朋友,和我们一块奋斗吧 …… (103)

——他的声音既带有几分悲壮,又显得是那样平静:我弃官而来,是想用行动打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,打破端了几十年的铁饭碗。我虽然梦寐以求成功,但也许因为失败而倒下去……

第六章 小心呵,陷阱就在你面前 …… (141)

——他带着妙龄女郎来到一家豪华饭店的电梯门前,迎面碰见另一个男人和两个时髦女人。那个男人看了他和女友一眼,眼睛一亮,一个诡计从心中产生。

第七章 原来事出有因 …………… (174)

——她对同胞姐姐愤怒地说:事情就是这样。要不要把你丈夫喊进来,或者我们走出去,三头对六面,讲个一清二楚?

第八章 还是我退出来 …………… (200)

——想当年,经常把两人拉到一起,如今却带信将两人分开。唉,人生哪,真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第九章 这边喜,那边悲 (215)

——意外的信息使他兴高采烈,忘乎所以。高兴之余,他感到那次太愚蠢,何必给她写张条子,结果替自己留下后患。他略施小计,她便哭天喊地。

第十章 得意洋洋哪知忧 (235)

——事业、财富,或者再加美人,常常使人利令智昏。殊不知忧愁就在得意之时悄悄降临。有的事情本来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,只是视线被蒙住,不能觉察而已。

第十一章 信不信由你 (258)

——银海银海,金银似海。多么美好而动听。然而,期望过高,往往事与愿违;顺其自然,倒是辉煌在前。

第十二章 一事引发几多愁 (275)

——世事有如连环套。一环出事,波及全盘。不然,为什么会有人发病?有人跳海?有人逃之夭夭?

第十三章 请不要把承诺扔进大海 …… (309)

——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。如果像那个《回娘家》的歌里唱的：“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”，谁都饶不了你。

第十四章 只问今天你是谁 …………… (323)

——谁都想获得成功。一个终于成功了，虽然腰缠万贯，紫金满身，却仍在仔细谋划下一步。一个却彻底垮台了，去了他应去的地方，身后发出一片片嘘嘘的谴责声。还有踌躇满志的他和她，欲知结局如何，翻开下文便可知情。

第十五章 希望果然变成泡影 …………… (359)

——原来的愿望多么诱人，到头来却把老本丢净。命运总是开玩笑，怎么不叫他全身冷汗淋漓，胸口一阵阵疼痛！怎么能不叫她大失所望，心灰意冷！

第十六章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 …………… (379)

——她心里一沉，像倒了一瓶山西陈醋，胃直往上翻，差一点要吐出来。

第十七章 走为上计 (392)

——他看见那张纸条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决意再次远走他乡。她挨了一顿责骂，提起箱子跑出家门，身后传来伤心的哭泣声。

第十八章 山村敲响洪亮的铜锣声 (407)

——世上哪有不散的筵席。该走的都走了，不该走的聚在一起开始新的征程。悠扬、激越的歌声，飘荡在广袤的土地上，飘荡在青山绿水间……

第一章 切莫再回头

——你说此去是吉多，还是凶多？当然是吉多。偌大的一个海南岛，还怕容不下一个小女子！



一架银色的波音 737，在秀丽的黄花机场腾空而起，穿过棉絮般的云层，直朝南方飞去。

坐在 F 座位的高英，呆呆地望着窗外，满脸都是惊诧的表情。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离开崇山峻岭的家乡出远门。尽管她在家乡的最高学府——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读了三年音乐专业，又在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执教了两年，在家乡也算个出类拔萃的人才，可她很少有机会走出那重重叠叠的山峦，更无缘坐飞机，所以，当她一走进机场大门，对一切都感到新鲜。特别是过安全门时，几位安检人员很严肃地在旅客身上搜索，更使她惊诧不已。她本来是走在姐夫朱昌正的前面，见到这种情景，迟疑一下，忙往后退。朱昌正在她肩上拍了拍，叫她不要怕，赶快走上去。别无他路，她只好回头朝朱昌正笑笑，也像其他过安检门的旅客一样，走到安检人员面前，任其检查。进了候机室，她还瞪起一双大眼对朱昌正说：“哎，怎么是这样子呢？”

高英仍在目不转睛地望着机舱外的蓝天，忽然，她左手碰了碰 E 座位上的朱昌正：“哥，你看，天多蓝呀，太阳也好像特别亮！”

朱昌正也把头凑过去看着窗外，赞同地说：“是比在地上看蓝多了，太阳也显得特别灿烂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”不等高英回答，他又说：“现在飞机在八千公尺的高空飞行，高空中灰尘比地面上少多了，所以，从飞机上看去，太阳的光线显得特别强烈，天也显得特别湛蓝。我们要去的海南岛，据说空气非常清新，太阳很亮，天也很蓝呢。”

高英“哦”了一声。

朱昌正坐正身子，好像忽然想起什么，小声地说：“二妹，你这是真正出远门了，想家吗？”

高英转过身，摇摇头：“不想。那个家早已破碎了，不成家了，还想它干什么！”她笑了一笑又说：“我不像你呵。这些年来，你走到哪里，大姐就跟到哪里，关心你，管着你，可我呢？什么都没有得到。”

朱昌正不再吱声了。他怕再说下去，会刺痛高英的心。他和彭鸣结婚后，专程到湘西探望过彭鸣、高英的老父亲，那个在朝鲜打过仗，在北大荒垦过荒，早已退休的县林业局局长；也第一次见到了当时还在师专读书的高英，以及他们在中学、小学读书的两个弟弟。高英的父亲姓彭，母亲姓高。母亲早在10年前就已去世，为了纪念母亲，高英大学毕业后，自作主张，改成了与母亲同姓。高英在大学读书期间，两次到省城看望姐夫、姐姐，在朱昌正和彭鸣的家里住过一段日子。从几次接触中，朱昌正感到她是个很有个性的姑娘。在她充满活力与美丽的身上，自尊与虚荣，坦率与心计，单纯与做作，沉静与泼辣，特别迷人地结合在一起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半年之前，她突然给朱昌正、彭鸣寄来一封信，说她与刚刚结婚的丈夫分手了。暑假刚开始几天，她又突然从湘西来到省城，告诉朱昌正、彭鸣说她已辞了职，要去海南闯天下。彭鸣吃了一惊，责备了她几句，但木已成舟，只好求丈夫帮她联系。她知道，妹妹既无朋友在海南，

又没有出过远门，一个人单独去，她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。而朱昌正则不同了。他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正在海南天涯大学任教。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在海南办公司，他和他们经常有书信来往。更重要的，他是位成熟的男子汉，遇到困难，怎么也能想出办法来。可彭鸣并不知道，朱昌正早就想去海南看看，老师和同学每次来信，都使他按捺不住激动心情，跃跃欲试。这次，彭鸣求他送高英，正合他的心意，他二话没说，满口答应，到厅里请了几天假，与老师、同学打了个长途电话，就和高英起程了。

高英瞟了朱昌正一眼，又用手臂碰了碰他，转个话题说：“你看，我此去是吉多凶少，还是凶多吉少？”

朱昌正满怀信心地说：“当然是吉多！”

高英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朱昌正说：“偌大的一个海南岛，还容不下你一个小女子？既然踏上了这条路，就不要怕！唐朝诗人高适有两句诗‘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’，我将它改两个字，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有人会识君，送给你。”

高英说：“我不是怕。既然走出了那座大山，我就不再回头。但是，要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去，心里总还是有点七上八下。像刚才安全检查时，看到了那些人在身上乱摸，心里总是有点那个……”高英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朱昌正说：“这有什么！你去海南，当然也要有思想准备，准备吃些苦，但是，海南是最大的经济特区，资源又很丰富，气候也特别好，将来一定会发展很快。”

高英笑笑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”

朱昌正笑而不答。

高英含笑望着朱昌正：“是不是我姐不同意？”

朱昌正说：“你姐和你不同。她感到我们现在的条件不错了，没有必要再去折腾。”

高英不满说：“她呀，就容易满足，我们从小生活在一起，我还不了解她！她以为她当了一个群艺馆馆长，就了不得了，并不知道天地宽得很啊！”

朱昌正说：“其实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！”

高英故意说：“那你就挪一挪吧。到了海南，我不让你回去！”

朱昌正哈哈大笑。

这时，空中小姐推着食品车，给乘客送点心和茶水。D座上的先生接过空中小姐手中的点心，递给朱昌正和高英，又礼貌地问：“先生，请问你需要什么？那位小姐呢？”

朱昌正说：“来杯茶吧。”

高英抬起头说：“我要咖啡。”

那位先生看了看高英，不觉一怔：她脸颊红润、丰满，一双大眼睛顾盼生辉，嘴角上挂着浅浅的笑容，恬静的神态蕴涵着一种温柔而高雅的气质。他心里格登两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。他从空中小姐手中接过咖啡和茶，热情地递给朱昌正和高英。

朱昌正很客气地说：“先生贵姓？也是去海南？”

D座的先生笑着回答：“免贵姓李，木子李，双木林，李林。呵，先生贵姓？这位小姐呢？”

高英微微一笑说：“这位是朱先生；我姓高，您叫我小高好了。我们都是去那块热土上看看。”

李林说：“彼此，彼此。这飞机上一百多位乘客，我想恐怕都是去投奔大特区的。那是个热气腾腾的地方，很吸引人啊！”

朱昌正说：“李先生，听你的口音，好像是我们的邻居，江西人？”

李林是个见面就熟的人。他侃侃而谈，告诉他们，他家世代代生长在煤都萍乡，祖祖辈辈都与煤炭打交道。到了他一代，与许多少年朋友一样，都渴望能远走他乡，去干一番新事

业。可是，高中毕业后，他仍然只能踏着父辈们走过的路，去做那早就厌倦了的事情。尽管如此，他对那份工作还是尽心尽力。工作之余，他就努力学习画画。他几乎拜遍那个城市所有的美术老师。随着时光的推进，他的画技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。恢复高考以后，他时来运转，第一年就考取浙江美术学院，由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，变为受人羡慕的大学生。在大学的四年里，他如饥似渴地觅求知识，期望毕业后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，今后能一步一步走上艺术的殿堂。谁知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，他又回到了那乌金遍地的家乡，只不过再没有下矿井，而是在电影院当美工。他在电影院里忙忙碌碌画了两年电影广告，又被调到市群众艺术馆。去群艺馆报到的那天，他心里像喝了蜜似的，甜滋滋的。他以为这下可以真正搞创作了，实现自己的目标指日可待了。然而，又是事与愿违。上班没有两星期，他就被指派下乡，先是抓计划生育，后是蹲下来扶贫，一干就是三年，连中级职称也无法评上。群艺馆是清水衙门，既无补贴，又没有奖金，他的工资还赶不上在电影院的时候，那些仍在矿上做工的少年朋友，待遇就比他这个被他们称为“画家”的人更高了。老婆是个很讲实惠的人，见他挣不了几个钱，而不良嗜好又多，烟酒不离身，还经常邀些朋友到家里来吃喝，便成天拉长脸给他看，有时还故意寻衅和他吵架。他卷起被子逃到群艺馆，她就跑到办公室，当着同事的面数落他，他感到实在干不下去了，向法院写了一份申诉，并抄了一份寄给老婆，然后提起旅行袋就上路了。

朱昌正叹了一口气，同情地说：“李先生，你这日子确实过得很艰难啊！”

李林爽朗一笑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也没有什么，我们这些男人，又有多少人的日子完全过得顺心呢？我想，这里不行，就远走高飞吧。我总能找到一个发挥自己的能力的地方。我刚40岁，

对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，年龄上还算富有，请你相信，朱先生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点作为的。”

朱昌正说：“这我完全相信，您是个很有自信心的人，一定会取得成功！”

高英也笑着称赞：“李先生，我很佩服你。我看你是个很坚强的人。生活对于坚强的人，决不会亏待的。”

李林笑笑，侧脸望着朱昌正。朱昌正留着整齐的平头，上身穿着一件廉价的T恤衫。他忽然感到，喜欢剃光头或理平头，那是男性强悍的象征。而一些青年男子赶时髦留长发，甚至长发齐肩，男不像男，这实在是温柔安逸的表现。虽然不能这样绝对，但舒适安逸的生活越久，留长发青年人就会越多，在头发上的花样也就会越多，寻找真正的男子汉就会越困难。想到这里，李林说：“朱先生，我看你也是个血气方刚的人，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！”

朱昌正说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高英笑着说：“莫非李先生会看相？”

李林说：“看朱先生这打扮装束，我就知道，剃光头和平头的人，一般都很坚强。”

高英哈哈地笑着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？在我看来，剃光头和留平头的人，都是怕老婆的。不怕老婆抓辫子，干嘛把头发全剃掉？”

李林和朱昌正同时笑起来。

这时，机舱里响起播音员清脆的声音：“飞机很快就要到达海口机场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。”

高英把安全带扣上，忙将视线转向窗外。飞机掠过琼州海峡，直向海口上空飞去。海口如林的高楼，直插蓝天。飞机从高楼缝隙中掠过，高英看了，心惊肉跳，她连忙闭上眼睛，心里刚刚平静，飞机却已平稳降落在地处市中心的海口机场了。

李林站起身，提起自己的旅行袋，向朱昌正、高英打招呼：“祝二位好运，后会有期。”就匆匆向前挤去。

朱昌正和高英跟在人群后面不慌不忙地走着。当他们走出舱口，一踏上舷梯，一股热浪便迎面扑来，高英不觉尖叫一声：“哎呀，这么热呀！”顿时，全身就像有蚂蚁在爬，叫她难受极了。朱昌正望望她说：“不要紧，刚从机舱走出来有点不适应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

傍晚，湘海实业公司总经理曾树松亲自驾着一辆日
本凌志，载着朱昌正、高英，在助手马莉陪同下，风驰电掣般地来到和乐海鲜第一家，为他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接风、洗尘。海口是滨海城市，海鲜店遍地都是。仅和乐海鲜，就有“和乐海鲜第一家”、“和乐海鲜店”、“和乐海鲜城”、“和乐海鲜王”等等。和乐是海南万宁市所属的一个海边小镇，历来盛产蟹。据说，这里的蟹个大肉嫩黄多，早就闻名于整个海岛上。1988年，海南建省办特区后，海内外人士蜂拥而至，和乐人看准这个时机，纷纷到海口、三亚这些外地人集中之地办海鲜店。和乐海鲜的名声便随着外地人的喜爱，传到了大江南北和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。

曾树松把朱昌正、高英送到一个预先订好的包厢，自己便带着马莉去点菜。曾树松和朱昌正既是同乡，又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。在家乡时，两人都因为成绩名列前茅而在乡里小有名气，又因为两人从不嫉妒，总是互相鼓励，互相切磋，友情也就比别的同学要深。朱昌正的父亲是地道的农民，曾树松的父母则都在供销社工作，曾家自然比朱家富裕一些。每当朱昌正的学费发生危机时，曾树松就慷慨解囊，及时支持。曾树松的父母对儿子的行为非常理解，经常叫儿子邀请朱昌正到家里去玩，有时还塞一点零花钱给朱昌正。朱昌正的父母也是很

讲义气的人，见曾家对自己的儿子如此爱护关怀，就隔三岔五送些土产给曾树松的父母。寒来暑往，不但朱昌正和曾树松结成了深厚的友谊，朱家和曾家也如同亲戚。两人高中毕业后，按照当时的政策都要下乡劳动。朱昌正是农村户口，回到家里就是了；曾树松则不同，他的父母是吃商品粮的，他自然跟着是城镇人口。他本来要和其他城镇知识青年一道，下到千里之外的湘西大山沟里去。好在朱昌正的父亲与公社书记是表兄弟，朱家到公社跑了一趟，曾树松的名字就从湘西的知识青年名单上刷去了，改为就地下放，自然就下到了朱家所在的生产队，落户也就在朱昌正家里。曾家为此对朱家感谢不尽，曾树松的母亲特地请人为朱昌正的父母做了两套尼龙绸的褂子。就这样，曾树松和朱昌正同吃同住，朝夕相处，又度过了两年。1977年高考恢复后，他们双双考中，朱昌正考取了湘潭大学经济管理专业，曾树松则上了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。虽然分隔两地，不像过去那样同出同进了，但仍然书信不断。再过四年，朱昌正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，曾树松则分到了本省一家工厂。大概是因为一个在天南，一个在地北，相隔太远，各人又都忙于自己的事情，这时，双方的联系没有过去密切了，但对对方的大致情况还是了解的。朱昌正知道曾树松在厂里做过销售工作，也做过行政工作，1988年就下海了，在海南办起了一家房地产公司，成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。曾树松则听说朱昌正读完研究生后，回到故乡，先分在社科院，后调到文化厅办公室，不久，又下一个县里，当了两年乡党委副书记，再回到厅里任办公室副主任。曾树松从海口回长沙探望父母时，曾到文化厅去找过朱昌正，恰好朱昌正陪厅长外出开会了。他本想和昔日的同窗好友畅叙一番友谊，再拉他来海南合伙办公司，可是一直未能见面。早几天朱昌正忽然从长沙打来电话，说要来海南看看，曾树松兴奋得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，嘱咐马莉一定要问清航班到达

海口的时间，还要买两束鲜花，他要亲自去机场迎接。他说：“过去我们抵足而眠，现在天各一方，七八年才见一面，我再忙，也要好好陪陪他，和他倾心谈一谈！”

朱昌正和高英正在评论包厢里墙壁上挂的那幅粗糙的油画，曾树松和马莉推开门进来，曾树松高兴地说：“饿了吧？快，快请坐，马上就上菜了。”朱昌正在桌边坐下说：“在飞机上吃了点心，还好。”曾树松说：“我知道飞机上的东西不合口味，吃不饱的。马莉。你再去催一下，叫他们先上一个冷盘。哎，再拿瓶我们家乡的湘泉酒来！”马莉扭着腰肢就往外走。朱昌正望着马莉的背影，笑着问：“刚才你没有介绍，这位是……”曾树松说：“马莉，我的助理，叫秘书也行。”他见朱昌正有些疑惑，哈哈一笑：“反正就那么回事嘛。”高英低着头喝茶，装作没有听见。曾树松看了高英一眼，又说：“高小姐不要见怪啊。我和你姐夫是老同学，说话就没有顾忌，请多包涵。今后，我们混熟了，没有隔阂了，说话也就随便了！”高英抬起头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那是，熟了，就用不着客气。”朱昌正说：“二妹讲得对。不是同窗好友，我们就不会来打扰你了。”曾树松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你是请都请不来的啊，你妹妹我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一看就知道是热情大方的女性，今后我们一定合得来。”高英不经意地瞟了曾树松一眼，心头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味道，她连忙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那股味道才逐渐消失。

马莉走进来，热情地说：“曾总，菜都做好了，冷盘和热菜一块上。”曾树松说：“也行。”随即，三四个服务小姐一齐涌进来，一会儿，桌上摆满了基围虾、和乐蟹、石斑鱼、芒果螺、带子、沙虫。这些东西，生活在内地的朱昌正、高英都没有见过，感到很新奇，特别是高英，看见那一条条又肥又白的沙虫，活像家乡的蚯蚓，惊诧地说：“我们那儿的蚯蚓是黑色的，这里的怎么是银白色？”马莉不觉“噗嗤”一笑。曾树松说：“你笑什